

國學小叢書

宋詩研

胡雲翼



國學小叢書

宋

詩

研

究

著者 胡雲翼
編輯主幹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國學叢書
 宋詩研究 一冊
 (九六三)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雲 翼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印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宋詩研究目錄

上篇……………

第一章 唐詩與宋詩……………	一
第二章 宋詩的背境及其特色……………	一二
第三章 宋詩的發達及其派別……………	二二
第四章 宋詩的西崑時期……………	二九
第五章 宋詩的革新運動……………	三五
第六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一）歐陽修……………	四六
第七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二）王安石……………	五三
第八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三）蘇軾……………	六四
第九章 蘇門的詩人……………	七九

第十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四)黃庭堅	八五
-----	-----------------	----

第十一章	江西詩派	九五
------	------	----

第十二章	北宋詩人補誌	一〇八
------	--------	-----

下篇		一三五
----	--	-----

第十三章	南渡的詩壇	一三五
------	-------	-----

第十四章	愛國詩人陸游	一四一
------	--------	-----

第十五章	田園詩人范成大	一五七
------	---------	-----

第十六章	白話詩人楊萬里	一六六
------	---------	-----

第十七章	反江西派的詩人	一七七
------	---------	-----

第十八章	晚宋詩壇	一八八
------	------	-----

第十九章	宋詩之弊	一九四
------	------	-----

第二十章	南宋詩人補誌	二〇〇
------	--------	-----

跋		一
---	--	---

宋詩研究

上篇

第一章 唐詩與宋詩

葉燮原詩裏面有一段記載：

『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

由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宋詩到了明代完全失卻號召詩壇的權威了，而且被一般詩人賤視。踏了。其實尊唐抑宋之說，還不始於明代的詩人，宋人已然。如滄浪詩話的作者嚴羽便極力攻擊宋詩的氣象不及唐詩。他說：『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劉克莊則指斥宋詩爲文之有韻者，他說：『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尙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

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尙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辯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對床夜話）

宋人自己還這樣躊躇自己的詩，因此後來的文人更肆意的加宋詩以抨擊了：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近詩以盛唐爲尙，宋人似蒼老而踈鹵。』

楊慎升菴詩話：『宋詩信不及唐；』『唐詩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

薛雪一瓢詩話：『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

吳喬答萬季犖詩問：『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

自從明代李夢陽、何景明那些復古派的健將，提倡『詩必盛唐』以後，把宋詩的意義一筆勾消，把宋詩的地位丟到垃圾桶裏面去了。那些反對何李一派的人，看了這種武斷的驕橫的議論，自然忍無可忍，自然要起來主持公道，痛駁那一般高視闊步的復古派的主張：

都穆南濠詩話：『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后村云：『宋

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媿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傳。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竊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

葉燮原詩：「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自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宋榮漫堂詩話：「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警警。故宋人詩集，度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尙宋詩。至吾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

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吳雷發說詩管劄：「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糞壤矣。元明以後，又何必更作詩哉。」

曹學佺序宋詩：「取材新而命意廣，不剿襲前人一字。」

吳之振宋詩鈔序：「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盡落，精神猶存。」

這兩派的人，站在詛咒方面的說，宋詩不但比不上唐詩，而且不及元詩；站在擁護方面的說，宋詩不但比元詩明詩好，而且比唐詩好。兩個戰壘，自明代打筆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末，中間經過了幾百年，經過多少次的爭論，還是不曾有絲毫結果，分不出一個唐詩宋詩的優劣來。可是，宋詩卻因此格外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和研究了，『宋詩』兩個字也變成文學史上的特殊口語了。

據我們看來，無論贊成宋詩的也好，反對宋詩的也好，他們的評論宋詩，他們的比較唐宋優劣，

在批評方法上總不免有幾個很大的錯誤：

(一)批評的支離破碎 我們要批評唐宋詩，必先作唐宋詩的比較研究。第一，唐詩有什麼特色？第二，宋詩有什麼特色？第三，這兩個時代詩的特色有什麼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經過了這幾種最低限度的比較研究以後，我們纔有把握把握住幾個正確的觀念，來批評唐宋詩的歧點與價值。那些明清的批評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到這些大處着眼的地方。他們只知道拿黃山谷來比較杜甫，拿歐陽修來比較韓愈；他們只注意作品的呆板的分析，說宋人某一首詩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詩卻比唐人工；某一首詩得着李杜的神韻，某一個詩眼卻用得不得唐人詩法；某句詩改得點鐵成金，某一句又是點金成鐵。諸如此類的話，都是枝節的說明，破碎的解釋，完全從小處着眼，沒有說到唐宋詩的全體上去，一點也不會搔着唐宋詩的癢處，怎樣說得上批評唐宋詩呢？

(二)批評的籠統武斷 明清人的文學批評，最愛用幾個極籠統而簡單再抽象字眼，強橫的加到所批評的對象上面去，也不管這幾個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評的全體。例如楊慎的『唐詩主情，宋詩主理』之說，居然把一個情字便概括了繁複萬端的唐詩的全部；又輕輕的用一個理

字把四百年的宋詩又包括掉了，真是驚人的武斷議論。葉燮例舉許多作家與作品來痛駁楊慎的瞎說，自是不錯；但葉氏也只消極地糾正了楊慎的錯誤，並沒有對於唐宋詩提出第二種批評來代替楊氏之說。又如什麼『宋詩信不及唐』、『宋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的話，都是僅僅一句籠統話語，並無理由發揮，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說宋詩『腐』的，固然沒有說出腐的所以然；說宋詩『神奇』的，也沒有說出神奇的何所在。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籠籠統統地專門下斷語，使對方的人都莫名其妙之妙，便只有惹起無謂的糾紛爭論，而不會有結果了。

咳！這樣一味的爲派別所囿，爲意氣所激的主觀論調，又是這樣支離、破碎、籠統、武斷，沒有從根本上將唐宋詩加以比較的研究，揭出幾個要點來批評，只是作散漫無主的野戰，那恐怕延長一萬年去爭論，也還是一團不能作結論的糾紛，而無法判斷唐詩宋詩的優劣呢。

其實我們如果明瞭文學史上各個時代文學變遷的必然趨勢，便要晃然這種拿兩個異代的文學，來作強橫的優劣比較，實在是多餘的事，那猶之乎批評李杜的優劣是多餘的事。我們儘有方法從多方面去作唐宋詩的比較研究，我們很容易看出唐宋詩的分野線。只要我們拿大多數的作

品去歸納比較，唐宋詩的鴻溝，便立顯在我們的面前。誠然我們不敢說唐優宋劣的話，但是在唐詩裏面許多偉大的獨具的特色，在宋詩裏面卻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第一、宋詩消失唐代那種悲壯底邊塞派的作風了。

邊塞派的詩實在是唐詩獨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讀了能够使我們的胸襟頓時壯闊起來。如駱賓王的從軍行：『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李白的行路難：『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高適的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王昌齡的從軍行：『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盧綸的塞下曲：『月黑鴈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這種悲壯的作風，是唐代民族勢力向外發展的時候，纔能夠形成的。到了宋代，國勢衰了，弱了，詩壇也和牠的時代一樣的沒有英雄氣，自然要失卻唐代激昂悲壯的作風。到了南宋，把一個國家都遷到揚子江之南來，連望邊塞也望不見，更談不上寫出塞曲了。間有一兩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漁家傲，辛棄疾的破陣子——那都是詞而不是詩——也只是寫些窮愁

之感，比不上唐人雄偉的壯歌了。

第二、宋詩消失唐代那種感傷底社會派的作風了。

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輩的詩人，往往愛用一種俚俗的字句，敘事詩的體裁，客觀的態度，樸實的描寫，來表演當代社會民間小百姓們的痛苦，特別是戰禍的種種痛苦。如石壕吏、新豐折臂翁、新婚別……一類的作品，題材與描寫都是很新穎的，時代的情調是很濃厚的，並且在事實上這種社會派的詩往往便是悲劇詩，所以格外能夠深刻地感動人。這也是當代的環境使之然。到了宋代，變成了太平昇歌的天下，詩人的作品自然變成了太平文學，而這種悲劇的敘事詩的作風便完全失卻了。（關於這一點，在下一章裏面，將有更詳細的申說）

第三、宋詩消失唐代那種哀豔底閨怨宮怨詩的作風了。

閨怨詩與宮怨詩的創製，原不始於唐人，但以唐人的作品獨多，描寫獨工。而因為戰禍的牽延不斷，越發糾起閨怨詩的發達。一方面是征夫殺伐之聲，反面便是閨中哀怨之源。邊塞詩與閨怨詩原來是成正比例而發展的。那些邊塞派的大作家如王昌齡、李白，同時也就是描寫閨怨宮怨的聖

手如李白的長門怨：『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壁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王昌齡的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雍陶的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就是閨中夢裏人。』……這種哀豔的怨詞，在宋詩裏面也就很缺乏的。本來老實忠厚的宋代詩人，根本卻不像唐人那般愛寫女性和愛情，王安石便很明白指斥李白詩只知作婦人與酒的描寫。至於窮愁哀怨的作品，宋人更不會作。所以唐人最叫座的宮怨閨怨詩到宋代便自然衰落下去了。

第四、宋詩消失唐代那種纏綿活潑底情詩的作風了。

唐詩雖然不能說完全是主情，情詩卻特別發達。短篇的情詩如李益的『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杜秋娘的『勸君莫惜金釵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須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長篇的抒情詩，如劉希夷的代悲白頭吟『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樣的例子是不勝舉的，也用不着多舉，誰讀了唐詩不知道唐人的情詩，短篇的都是倩麗曼豔，長篇的都是悽惻纏綿，至於宋人，

吓！他們的不懂得寫喜劇的艷情詩猶之乎他們不喜歡作悲劇的宮怨閨怨詩一樣。黃庭堅的作品稍涉情愛，許多人都很嚴酷的加以罪名，曰『淫』，論佛法還當墮拔舌地獄。這樣一來，誰還敢努力於情詩的抒寫呢？

上面所說的幾段話，自然不能說是絕對的比較，但就大體觀察是不錯的。我們可以大膽地重說一句：唐詩裏面幾種最優秀的作風，宋詩是完全消失掉了。我們讀過唐詩，只覺得唐人處處是用奔迸迴盪的熱情在舞跳着——除了一部分的田園山水詩是主冷靜的表情——在唐詩裏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壯，有令人悽愴的哀豔，有令人低徊的纏綿，有令人痛哭的感傷，把我們讀者的觀感完全掉在一個情化的世界裏面去。宋人詩似乎最缺乏這種狂熱的情調，常常給我們看着一個冷靜的模樣，儼然少年老成，沒有一點青春時期應有的活潑浪漫氣，全不像唐人的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天真爛漫。這是唐宋詩顯著的分歧點，也就是宋詩的缺點。

如其我們進一步追問：宋詩人何以不會承受唐詩裏面那些優秀的作風去求發展呢？論者或究宋人的天才不及唐人，或以爲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豐富，這都是可笑的理論。最大的原因，原來

是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知道任何一種文體的發展，是不能不受時代的制裁的。顧亭林在他的日知錄上而有一段話說得好：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

這裏所謂勢，便是時代制裁的意義。唐詩之不能不變而爲宋詩，無非時代的關係使然。我們知道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有千年的進展了。四言詩體最狹，在周末發展已够；五七言古詩經過漢魏、兩晉、六朝的長期活動，也已够；五七言近體詩則經過唐代三百年的發揮光大，也已够受。宋人偏要在這種發展力已盡的詩體裏面討生活，自然很容易墮落前人的窠臼，難能有新的貢獻。

話雖如此，宋詩也決不是離開了唐詩便失却了意義的。在滿身困難的當中，憑宋詩人努力掙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聲有色的在文學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詩壇，其成績自不可悔。往下，我們便進一步研究宋詩的背景及其特色。

第二章 宋詩的背境及其特色

在理論上，宋代已經不是詩的時代了；但是，卻不能說沒有宋詩。無論批評底好壞，我們都應該坦白地承認，宋詩自有他成立的原因，宋詩自有他的特色。什麼是宋詩成立的原因呢？什麼是宋詩的特色呢？如果要解答這兩個問題，便不能不進一步研究宋詩的背境。

這真是使我們異常失望的，宋詩的背境，原來完全不適於詩。無論政治的環境，學術的環境與文壇的風氣，都是給詩歌以很重的壓迫，不讓他自如地生長，得着充分的發展。

我們不妨把這個話說明白一點。

第一政治的環境惡劣 本來就政治而論政治，宋代總要算是四百年的太平天下。尤其是北宋。那時賢人輩出，把一個天下弄得平平安安，舒舒服服。雖然北宋之末，金兵入寇，居然把天下的共主，都虜去了兩個。但是，大家都舒服慣了，誰還想動一動，把帝都遷到南邊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希奇？又有什麼羞恥？東晉就是一個好例。其中雖有辛棄疾陸游幾個人嘆了幾口氣。但是誰聽那種酸聲？